

每天都失去你

韩青辰
著

一段每个人都拒绝经历却难免经历的至亲送别
一曲每个人都不忍回味却反复回味的亲情追忆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每天 都在失去你

一段每个人都拒绝经历却难免经历的至亲送别
一曲每个人都不忍回味却反复回味的亲情追忆

韩青辰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每天都在失去你 / 韩青辰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2

ISBN 978-7-5399-9830-5

I. ①每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07107号

书 名 每天都在失去你

著 者 韩青辰

责任编辑 蔡晓妮

责任校对 袁 雯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徐州绪权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
印 张 11.25

字 数 270千字

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830-5

定 价 39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父亲四十五岁



父亲五十五岁



父亲六十五岁



父亲母亲



迷上画画的母亲



我和父亲



我和母亲



母亲成为老年大学优秀学生，作品连年参加书画展，她在晚年走进生命的春天



2017年元旦我们庆祝母亲八十大寿青春永驻

前言

那是一个午后，父亲坐在我家阳台上。他右手的中指往水晶烟缸里轻轻弹着烟灰，袅袅的青烟辣着我的眼睛。我很着迷父亲这个动作，没有一个男人把烟抽得这么深邃。因为父亲，我一度认为香烟是男人最重要的饰品。

父亲微眯着眼睛深深吸了最后一口，然后将烟头摁进烟缸。“等到那天，你们想到我要心疼死了。”他说。

阳光洒在父亲魁伟的肩上，我把散落在桌面上的烟灰拈起来，摇摇头笑了，对父亲的话既肯定又否定。我们心疼他，一直都心疼，不管到没到“那天”。

我笑他错了。还笑他杞人忧天，那天遥远着呢，不着边际地远，根本不必去想。

六十多岁的父亲没到老糊涂的年龄，他那么说略微有点任性，多少有些怪我们不理解他。

父亲母亲青梅竹马，在那个保守的年代，他们属于新派的自由婚姻。历尽艰辛，把我们兄妹四个培养成大学生——完成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。“功成名就”的父亲，感情却另有去处。

父亲不能接受我们哪怕再委婉的建议。就像后来我们对父亲的病无能为力一样，当年我们对父亲的情感同样无能为力。

事实上我们一直听之任之，并没有难为他，包括母亲。

大部分时候我们保持缄默，父亲也选择了缄默。我们和父亲的交流始终有那么一截阴影，或者彼此不涉足的禁区，常常打哑谜。

“多在南京住住，年纪大了，你一个人在老家我们不放心。”我们由衷地说。

“乡下空气好，朋友多。”父亲揶揄着。

“以后回家带上妈妈，妈妈也想家啊。”我们小心翼翼地嬉笑。

父亲想了想，没接话。

这些话仅仅是在父亲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我们才会半俏皮半当真地说。事实上我们已经接受了他那部分生活。母亲和我们经常这样感慨，随他去吧，只要他幸福！

我们希望父亲幸福，幸福才能健康长寿。

更多的，我们担心母亲。常年靠药物和莫大的隐忍支撑的平稳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。我们清晰地看见她的不幸，父亲其实也看见。

后来父亲在南京的时间多起来了，对母亲也无微不至，甚至抢着洗碗。以至心死的母亲对未来重新生出希望，她说，“他会回心转意的，老了就好了。”

母亲不懂父亲，他爱我们但也爱那一个。他爱人永远多于爱自己，哪怕他再多情。他的情谊都是真挚的。

父亲陷入了情感的峡谷，进退两难。罪与赎罪的矛盾隐藏在他貌似幸福、强大的内心里。难怪他要在电话里对我说，“我真的想谁都不要，一个人去流浪，去寻找我年轻时走过的地方。”

枭雄了大半生的父亲，老境除了所谓的爱情，其他光环一一

黯淡，一旦绝望，那是真正绝望。

如果再多些时日，父亲是不是会彻底地爆炸一次。事实上那些年他需要一次远行，彻头彻尾的一个人。如果那样，父亲的“那天”是不是就不会突兀地到来？

父亲的晚年并不快乐，不管我们怎么孝顺。他陷在自己复杂而矛盾的心情里谁也帮不了。甚至我们对他越好，他越觉得罪过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生活是强大的，谁也不可以任性，任性就会被罚。

父亲是否意识到了这些？不然他好好的，怎么跟我说起“那天”来。

未曾想一语成谶！

二〇〇三年清明，我突然急切地要回老家。

我们火烧火燎地登上了最后一班车，非走不可。赶到家天已经黑透，远远看见父亲和他身后空寂的大院，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好长。我由衷地感到父亲一个人生活的凄凉和孤独。那是我长大后唯一一次不顾一切地回到他身边，事实上是那么容易。

父亲当时非常健康，我们的聚会也是前所未有的欢愉。临别我第一次拥抱了父亲，感觉是那么温暖而美好，只是没料到那竟是最后一次。

五月“非典”，单位给我十六天假期，我产生了写《水印》的念头。其中部分内容涉及丧亲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写。我写得特别苦，后来忍不住停笔打电话给父亲。我一定要听到他的声音，否则小说无法继续。

父亲接听手机向来彬彬有礼：“喂，您好！您是哪里？”

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而富有生机，我听了就呵呵笑起来。世上最幸福的莫过于想念一个人，拿起电话就能把他从红尘中

找出来。

“二小姐啊?! 我在打麻将,我很好! 放心! 放心!”

我真的无法放心,那是我第一次想象失去他的可怕,虚幻的文字和情节却真切地让我先验了那份剧痛。甚至我开始设防和戒备,每天必须跟他和母亲通话。

“你嗓子怎么沙哑了?”非典与呼吸道疾病有关,父亲嗓子沙哑让我惊慌不安。

我催他赶快来南京,发动姐姐妹妹一起催。

父亲被迫来了,等他到南京,嗓子已经好了。

父亲那次在我们身边住了七十多天。哥哥带他去体检纯属例行公事。自从他一九九二年肝炎病愈,父亲每年一度肝功能检查,每次都结果喜人,可这一次却出人意料。

我突然明白我为什么写《水印》,为什么急切地要回到他身边,为什么来不及似的拼命,为什么总对他放心不下。原来我们之间有一种感应,旁人无法企及的。

二〇〇三年八月到二〇〇四年四月,父亲经历了三次手术。

父亲从虎背熊腰到枯瘦如柴,从昂然抗争到徒然昏迷,父亲始终不甘不屈,他从来就不相信自己会离开。至今记得父亲最后一次锻炼,身上挂着引流袋,双腿像拖着沉重的锁链却不肯少走半步;最后一次自己吃饭,筷子越过菜碗像翻越崇山峻岭;最后一次写字,颤颤巍巍拿不住笔,却坚持对医生写下“谢谢”后面的三个重重的感叹号;最后一次回家,他主动笑对镜头放声高歌;最后一次流泪,他抓住妈妈的手说他最放心不下的人是她;父亲最后一次上厕所,身体无法直立,他匍匐而摇晃着前移,却砰的一声关上卫生间的门,把我们关在外面……

父亲的自尊和强大一路坚持到生命的尽头。他依恋所有爱

他和他爱的人，昏迷中一双手饥饿而焦躁地伸在半空，不住地喊“拉手、拉手、来拉手——”

直到终了父亲也没有丝毫妥协，他傲骨铮铮地劝我们，“死亡是人生必经之路，你们不要为我哭泣。”

我们心痛，却无奈何死神，只能使尽其他解数，让父亲最后多点开心。母亲甚至请来了父亲的“爱”人。在死亡面前，人定胜天似乎是个笑话，但爱能。父亲说，“这是我心上最大的一个结，你们能和解，我死也闭眼了。”

我一直觉得是父亲生就了我，或者说父亲完成了我的全部生命。我的激情、梦想、信念、追求……几乎所有的精神内核都是父亲赋予的，也是为父亲存在的。

失去父亲，我的生活简直无以为继。父亲患重症的第一刻，我决定记录下全部，我知道我们互相拥有的不多了，每一分每一秒都金贵。我点点滴滴记录着，企图用文字的方式把父亲保鲜。我要让他的气息他的语言他的精神他对我们的爱永远活着，想念就能看见。

父亲最后所住的医院在南京最繁华的新街口，19楼之下日夜喧闹着车水马龙，夜晚霓虹闪烁，灯红酒绿。显然，那是人“生”的海市蜃楼或极乐世界。谁也不会想到人原要奔赴的是这样寂静而无奈的终点。人生的“极乐”与“极限”如此之近，楼上楼下。

父亲和我们难舍难分的日子，我常常趴在窗口往下看。我相信人们无法想象头顶的人正在经历怎样的煎熬与悲痛，然而它却是我们先后的一个必然。这结局如此的坚决而不可更改，我们的内存再强大也敌不过生命的有期限。

我们每天都在互相失去。生命是杯沙漏，是段起点终点明

确的铁轨。我们只是那呼啸而去的火车上神态万千的旅客。看起来我们在前进，轰轰烈烈，势如破竹，一路征服，不断收获。以至于浑然不觉那份失去——我们在无可挽回地失去光阴、生命、一切的一切，每时每刻啊。

这份记录一直坚持到父亲最后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电脑统计数字是二十六万多。除此之外我还仔细收录了父亲最后八个月的图片、笔迹和日用物品。

父亲走后，我把它们装进书橱。整理完碰掉了一只旧信封。里面竟是最后为父亲剪脚趾甲的剪刀。我留在这里准备做纪念的，差点忘了。

父亲不让忘！

这“啪嗒”一声凭空掉地的信封让我惊讶不已。

书上说“生命不死”。我和父亲之间难道依然存在“心有灵犀”？！

那两个月我一直处于瘫痪状态，直到后来我每周必须去医院打针。我渐渐明白陪葬没有意义，我存在父亲才存在。

再次开始写作已经是五个月之后的事了。然而上帝又一次将我无情捉弄。我居然将一份八万字的记录覆盖了那二十六万字。那是我用最大的毅力完成的啊，关键，它保存了最后的父亲，我无法复活的。我疯狂地在电脑上寻找，打开所有的文件所有的软盘，我颓然心痛，像再次失去父亲。

我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。

午夜醒来，重新满怀希望打开电脑，挨个点开所有文本。

突然，父亲的照片满屏跳出。万籁俱静中黑白分明的父亲猛烈地撞击着我的身心和视听。

我相信这是父亲跟我的又一次“心有灵犀”。

他在忠告我，我的错误就像失去他一样是人生永远的遗憾。凡事没有完美，生活无法备份，你不能从头来过。就是这样，不要不承认。

我凭借记忆一次又一次修复这份记录，每每打开，悲痛就会将我淹没，真的改一次，痛一次，病一次。

然而我没有退路，父亲最初确立了我与文字的关系，父亲最看重我的写作，这像是我跟父亲之间的一场契约。何况父亲还是我笔下难以回避的典型——一个热忱地活过爱过抗争过精彩过的人。我相信父亲的光荣与梦想、博爱与无奈、激情与苍凉中有我们的影子。那被岁月拉得长长的，一代一代永远跟着我们剪不断理还乱的影子。

我把这份生与死的记录——一份无法拷贝的生命和可以复制的情感，一份从死的绝望中抽芽而生的希望分享于世，既为对父亲的祭奠，也为对天下之轻吁：珍惜吧，让我们相知相爱。

莫至人去楼空寂寥，莫待爱无寄处悲切！

目录

1. 惊觉 / 1
2. 手术 / 30
3. 腹痛又来了 / 43
4. 第二次手术 / 56
5. 那种求生欲望顽强得让人心疼 / 71
6. 依恋让我一步也离不了爸爸 / 83
7. 真的明亮了 / 94
8. 我为他骄傲的头颅兴奋 / 109
9. 怎么样我们都注定要伤心 / 135
10. 他想让她来会面 / 151
11. 人间没有的绚烂盛开在我们心上 / 163
12. 像一阵秋风吹过 / 176
13. 再精彩一次 / 189

14. 腹水来得如此快 / 199
15. 陶醉在险滩 / 215
16. 痛苦山一样压榨着我们 / 233
17. 他在字里行间呐喊 / 253
18. 有什么绝望苍凉得过壮士暮年 / 274
19. 哭别 / 300
20. 弥留之际,爸爸让我们唱歌 / 312
21. 亲密到这个份上我们依然要失散 / 325
- 思念是生命的后记 / 337

给每日以永恒

——读韩青辰《每天都在失去你》

黄毓璜 / 340

爱如河流般宽广

——读韩青辰《每天都在失去你》

李东华 / 344

一个父亲的完满人生

——读韩青辰《每天都在失去你》

忻之湄 / 347

1. 惊觉



✱ 2003年8月8日星期五

这一天我的心沉甸甸的，什么也不想干，什么也干不了。与人交往还好，一旦静下来，酸痛就会泛滥而上。我不能不想起爸爸，我在心底喊他，为他难过、叫屈、祈祷。

昨晚知情后，整个人就被莫大的悲痛控制了。时时想哭，时时想去靠近他陪伴他，总觉得为他付出的太少太少。检点三十二年来，多少次伤他的心让他失望令他勃然大怒啊。

我多想抱抱他说：我是多么爱你，爸爸！你要勇敢，不管如何要镇定。

虽然现在还没最后确定，也许只是虚惊一场，可这提前到来的恐惧和忧伤让我无一刻安宁。

爸爸出现一次无名腹痛，肝功能检查结果不好，甲胎蛋白高达九十多。虽然不算很高，但是危险信号。

“可能是那个。”昨夜妹妹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时候哭了。

仅仅是可能，检查未必精确。病人的情绪好坏等等都会引起甲胎蛋白高的，还不一定。

可是万一呢？

上周末，妹妹无来由地对我感慨，“看见爸爸看丁丁的眼神，觉得爸爸真是太好了，真难以想象将来要是——”